

98

广西僮族自治区
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人民公社
瑶族社会历史概况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

一九六四年七月

前 言

我組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和一九六〇年三月，先后派出工作同志前往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人民公社，在各級党政的直接領導和大力支持下，对該地瑶族的社会历史进行調查了解。調查结束后，即將資料进行初步整理，并經当地党委审核，認為資料基本正确，情况属实。参加調查和初步整理工作的有苏云高、李干芬、李景政、李維信、徐仁瑤、范安貴、顏宝怡、苏达民、丁卓华等同志。

为了配合民族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今年七月，由我組李維信同志对初稿稍加整理付印。由于水平有限，缺点錯誤，自知难免，敬乞閱者批評指正。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一九六四年七月

FN 38/1B

目 录

- 一、可爱的三只羊
- 二、苦难的日子
- 三、战斗到天明
- 四、铁树开花，人民当家
- 五、萌芽
- 六、道路越走越宽
- 七、阳关大道，更进一步
- 八、考验
- 九、反破坏
- 十、真理愈辩愈明
- 十一、深山瑶寨架天梯
- 十二、穷山恶水只等闲
- 十三、一场大辩论
- 十四、日子越过越好
- 十五、瑶岗一小学
- 十六、山村医院
- 十七、瑶家好干部
- 十八、团结花开香千里

附录：

三只羊人民公社解放前瑶族社会经济形态

一、可爱的三只羊

从自治区首府南宁乘上往北开行的汽车，约七、八小时后便可抵达都安瑶族自治县，由县城再往北进发，仍可乘汽车，至板岭，再步行十多里路，渡过刁江，便是三只羊人民公社的地界了。要到公社领导机关所在地的龙英屯，还得沿着莲花山腰蜿蜒倾斜的山道行进。当你爬到山顶，一眼望去，那磅礴的气势，真使人心胸开扩。远眺，绵延的羣山犹如汹涌澎湃的巨浪，滚向天边；近看，羣山罗列，威武挺拔。由于风雨的长期剝蚀，形成一个个奇丽的山峯，有的高达数百丈，直伸向云霄。无数重叠的山峦把这个纵横六十华里的地区割裂成大小不等的一千三百多个峯场。峯场是这里的主要耕作区，也是居民点的所在，数以百计的村屯分布在二百二十三个峯场上。最宽的峯场不过一平方公里左右。“靠山吃山”，这些羣山抚育着一万三千多各族人民（其中瑶族八千六百余人，僮族四千余人，毛难族七十四人，汉族四百余人。）

有山就有沟，就有水，然而这里没有一条河流和小溪，每当暴雨季节，山洪直泻而下，把泥土冲刷走，水土流失的现象是够严重的。在这里，除莲花山外，尽是石山。人们说这里是“九分石头一分土”，看来并没有夸张。

在这石山区，除了峯场的田地外，就是在石山从中的梯地。有泥土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有的庄稼地狭窄得竟连蚂蚱都可跳过去。没河、没沟，人畜饮用，庄稼的灌溉都得要水，人们便挖掘了无数的闷水（山泉）、水井、水塘，就用这些山水滋润着庄稼。只要看到这些，都会使你敬佩各族人民向大自然搏斗的坚强毅力。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只羊人民公社成立了。它把八千六百多瑶族、四千多僮族、四百多汉族、七十多毛难族人民团结成一个整体。三只羊变了，变得那么美好，那么迅速。

铁瓶变余粮，穷山变富山，
 石头变财宝，牛羊满山岗，
 户户猪满栏，桐果栽满莲花山。

这三变三满使三只羊更加富庶、康阜了。加海大队金竹生产队的玉米创造了高产的纪录。在山区来说，这是多大的巨变啊！要使粮食增产，就得制止水土流失，把山洪驯服，为人类造福。治山治坡治水的浩大工程开始了。整整齐齐、层层迭迭的道道石埂，

把山土箍得紧紧的，经常受涝的犖场里凿石开洞，挖沟引渠，水涝地变成了米粮川。就在一九六零年春季，基本上实现了坡耕地化，人畜饮水井塘化，犖场排涝沟渠化。水害成了水利。也是在这一年春季，耕地面积扩大到三万六千多亩，当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时，新开垦的处女地不知又会增加了多少呢。而在公社成立以前，耕地面积才有一万二千多亩。

玉米是这里主要的生产作物，也是主粮。三只羊的玉米可真好吃，又糯又甜又香，颗粒饱满园滑，煮出来的玉米饭、玉米粥会使你的胃口大开。除此，还有水多肉嫩的薯类和豆类。

这些使人仰望的高大山峦，还盛产各种土特产，有沙皮，沙皮可制作工业、文化和日常生活使用的沙纸，而三只羊的沙皮制出来的沙纸既洁白又光滑，韧性强。沙纸出口，四百公担就可换回一架拖拉机。三只羊的桐果榨制出来的桐油，质量优良，色泽金黄，富有粘性，能抗冷热潮湿，能防腐避电，是工业所需的原料，十二吨就可向国外换回一辆汽车。还有作为工业原料的茶辣、蓼蓣；名贵的药材麝香、蛤蚧等。

这些羣山还蕴藏着铁、煤、铜、磷、硫磺、锡、锌、铝、硝石、水晶等矿物，分布于龙英、上远、建良、西隆、丁峒、莲花山等地区。这些无穷无尽的资源，是三只羊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极有利的条件。

犖场上出现了一座座崭新的建筑物，社办工业在千山万壑中开了花，结了果。就地取材，就地供销的农具厂、化肥厂、榨油厂、村食品加工厂、砖瓦厂……相继建立，制出了许多优质成品，如连环磨、切薯机、木车等。土高炉也首次在三只羊流出了铁水。穷山变富山，死宝成活宝，沉睡、缄默了几千年的珍宝，已被唤醒，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不能忘了向读者们介绍三只羊之冠的莲花山，不用多说，单凭这美丽的名字，就可以想象得出它的诱人了。这方圆二十里的大土山，在旧社会，只有几户逃难躲债来的外乡人居住，草长得比人还高，野兔乱窜。而今已进行开垦，种植各种作物。莲花山的泥土肥沃，种出的庄稼茁壮。栽上的树木，长得快，叶茂枝大于粗，前两年种上的三年桐都快结果了。牛羊兔吃了莲花山肥嫩的草，长膘快，毛细，肉多脂厚。山洪来时，把三十亩的犖场蓄起水来，就可养上四、五万尾鱼，还可养些鸭鹅之类的水性动物。这山区就成为鱼米花果之乡了。莲花山真是个大宝山！只要好好经营它，就足够养活三只羊的居民。

一九六零年，三只羊的瑶族和其他各族人民，更以敏捷的速度向前跃进。他们以“向荒山进军，向野岭要粮”的英雄气概，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组成了二千三百多人

的开荒队伍，二上莲花山，辟出大量的梯地，种上了玉米、红薯、高粱、木薯、饭豆等作物。然而，还有不少的处女地仍然待人们去开发。从三只羊到板岭公社的公路正在动工，修通以后，从南宁到三只羊就不必再步行了。

二、苦难的日子

长期以来，三只羊的瑶、僮、毛难、汉等各族人民，在封建统治和反动统治下，饱受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没有自由，没有生存的余地。三只羊这个地名的由来，便是一个令人辛酸的故事：

很久以前，瑶族人民的土地被土官无理霸占，为了生存，他们只好进入深山丛林，披荆斩棘，与猛兽搏斗，重建起家园。后来，僮、毛难、汉族人民也陆续迁入山区居住，与瑶族人民一道，从事开发山区的生产劳动。

但是，瑶族人民并没有摆脱土官的压迫剥削，随着瑶族人民的入山，土官的魔爪也紧跟着伸开了，狗腿子不断地来蹂躏这些新建的家园。有一次，恰逢瑶胞出猎，打得一只山羊，来人不容分说，横蛮地将猎物抢走，献给了土官。土官尝到了美味可口的山羊肉，赞不绝口。此后，便勒令瑶族人民，每年要向土官“奉送”三只山羊。山高也有尽头，山羊也有打完的时候。山羊打完了，要改送家羊，家羊要完了，又要用铜钱代替，而苛索的数目也随之增加，三只家羊才抵得一只山羊，“羊钱”也由每只一吊（一千文）增加到九吊，九十吊……，羊价连年增加，人民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这些“羊钱”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这一带地方便由此而得名三只羊。它是土官横征暴敛的产物。

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由于残酷的压迫和无以复加的剥削，人民的生活更进一步地陷入痛苦的深渊。地主阶级占据了耕地面积的绝大部分，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为了生活不得不佃耕土地，忍受严重的剥削，打下的粮食，往往被掠夺去一大半：建达乡贫农兰炳照一家九口人，贫无立锥之地，只得向地主租了几亩地耕种，每年收获粮食八百斤左右，交租就去了五百五十斤，新谷登场不久，米缸就空了，逼得替地主干活。但是，微薄的工资，又不能弥补生活困难于万一，野菜成为全家人的主要口粮，所吃过的野菜达五十种以上。每逢青黄不接或碰上荒年，贫苦农民迫于生活，就要向地主、富农借高利贷，成倍的利息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在高利贷的盘剥下，多少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甚至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在三只羊有的妇女虽然已经是十八、九岁的人了，然而连裤子也穿不上。贫农袁太连断炊数日，只得以树叶充饥，以致中毒身死。陶老满也因还不起地主的高利贷，被迫一连卖了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带到宜山县

龙头去卖，只换回猪肉十斤，人不值錢，这是什么世界啊！

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广大劳动人民的抗灾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水、旱灾的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自然灾害成为三只羊各族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一九四四年，三只羊发生了大旱灾，造成大批人逃荒与饿死人的惨剧。次年，又发生水灾，只十天的暴雨，就把整个三只羊的瘠场变成“水晶宫”，粮食失收，人民损失惨重。在反动统治阶级和自然灾害的严重摧残下，使得三只羊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长期停滞不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普遍存在，不少地方甚至以木棍当做播种的工具。因而产量很低，每亩平均只是九十九斤。

文教卫生事业落后到使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整个三只羊沒有一所学校，在一万多人当中只有一个高小学生，其他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疾病流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上年乡弄香屯仅一次天花流行就死去二十多人，这种骇人听闻的惨事在各乡各屯都有。然而，当时的医疗机构却是一张白纸，人们有病根本无法医治，只有求之于鬼神，多少人为此无辜丧命。建达乡袁中平、袁中祖、袁中虚三户就因为生病无法就医而全家死绝。

在这样的年代里，贫困、饥饿、死亡的阴影老是紧跟着三只羊各族人民。长期以来，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

三、战斗到天明

三只羊各族人民再不能忍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了，他们终于勇敢的站了起来，以武装斗争的形式，不断地，前仆后继地向封建和反动统治阶级猛烈地冲击。四十多年前，这里爆发了各族人民联合反对土官统治的斗争。声势浩大，曾一举攻下龙头，并一度攻至金城江、庆远（宜山）、思恩（环江）等地。在龙头烧毁了土官的衙门，吓跑了土官。统治阶级震撼于人民的反抗，很快地集中了优势的兵力，围攻起义军，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土官领军攻入了山区，三只羊遭到了空前的洗劫，数以百计的村庄被毁于战火。事后，土官的压迫剥削更加残酷了。但是，在沒有得到彻底解放之前，各族人民的反抗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更加顽强、激烈。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派了两位地下工作人员来到了西隆乡，好客的瑶族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于是他俩就在贫苦的瑶族农民家里居住下来。人们都以为他俩是过路的，暂住一宿就会走，谁知住了一天、两天、三天……都没有走。他俩串连了贫苦的农民，分头深入群众，讲革命道理，经过启发教育后，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懂得了庄稼人辛

苦终年得不到温饱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造成的，而且对山外的见闻也愈来愈多了，知道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很多地方，在这些地方，地主恶霸被斗垮了，穷人翻身分到了田地……尤其是知道受苦人也有翻身之日使他们感到分外的高兴。他们说：“解放军快来吧！快点来结束我们的穷日子吧！”有的说：“我们这里有很多贫苦羣众，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人，我们大家组织起来跟反动派干……。”

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发动，挨户串连，就有十多个贫苦农民自愿要求参加闹革命。他们带上了枪，来到非常僻静的加灣茅場，树起了革命的红旗，成立了游击队。不到三个月，队伍便扩大到三百一十人，枪二百余枝。

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已经使八矿的人民到了生路狭窄的境地。为了严惩这些家伙，六月的一天，三百多个游击队健儿，在广大羣众的配合下，从加灣出发，攻打八矿的地主恶霸和伪乡长邓万宁的反动武装部队。这一突然的袭击，把反动巢穴攻破，歼灭大部敌人，俘匪六十二名，生擒匪军大队长，缴获枪枝弹药无数。从而，壮大了队伍，扩大了影响。

自从这次战役后，敌人惊惶失措，急忙调来了兰袍所带领的保安团二千余人向游击队作绝望的进攻。敌人倚占人多，每到一地就驻扎上一些兵力，修筑碉堡固守。时间一久，敌人的面越铺越宽，而游击队活动的范围也就日益缩小了。但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采用灵活的战术，使敌人感到神出鬼没，弄得昏头转向。一次，敌人向靠近河池县六圩深山里的游击根据地进攻，游击队用迂迴包抄的办法击溃了敌人，消灭匪军一百余人，残匪慌忙夺路向六圩逃窜。这时已是八月的时分了，游击区已扩大到西隆、建高、建良、丁峒、田峒等乡，部队发展到一千多人枪，力量更加壮大了。

河里的流水有归海的日子，太阳落了有升起的时候，三只羊各族人民的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尽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战斗在深山幽谷里的游击队，配合解放大军的神速进军，摧毁了反动政权，隆隆的炮声击破了笼罩在三只羊上空的乌云，天亮了。各族人民有如拨云雾见青天，人人扬眉吐气，欢欣雀跃，他们出自内心地歌唱三只羊的解放，歌唱毛主席：

大河也有归海日，日落西山又转东；

瑶家得到翻身日，全靠救星毛泽东。

但在各族人民热烈欢庆解放的时候，社会的渣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兰袍、韦老弟、邓万宁等躲进了山里，企图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坚决与人民为敌，继续残害人民。他们乘解放大军南下追歼国民党匪军的机会，进行暴乱，四出烧杀掳掠，鱼肉人民。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能长久地下去的。一九五一年的春天，解放大军再度进入三只

羊，在广大人民配合下，大举进剿山寨里的土匪。在强大的军民围剿下，敌人土崩瓦解了，匪巢被捣毁了，匪首兰袍被迫投降，韦老弟、邓万宁……等全部当了俘虏，缴获长短枪二千八百一十四枝，刀矛二千八百八十把。从此，盘踞在三只羊的土匪全部被消灭了，社会秩序安定了下来。一万三千多各族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铁树开花，人民当家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普照，光芒四射，照遍了千山万壑。

一九五二年底，党根据三只羊的具体情况和瑶族人民的要求，决定成立三只羊瑶族自治县（区一级）。民族工作队深入到各个村屯，白天同农民一道搞生产，通过生产去发动群众，晚上开干部会，积极分子会，老人会、妇女会……。通过各种会议把民族政策和成立瑶族自治县的重大意义反复地进行了宣传，同时运用山歌、广播等大力开展宣传，很快就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在酝酿选举代表的座谈会上，人人兴奋，个个发言，道出了自己心里的话，有的说：“我们瑶家世代都受反动派的压迫，长期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共产党帮我们推翻了这块大石头；一九五一年派中央访问团爬山越岭来到我们山区访问我们，现在又说让我们瑶族当家，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我们从来都不曾听讲过。毛主席的恩情真不浅啊！”也有的感动地说：“国民党把我们瑶族四分五裂。我家兄弟十人，被分散在四个乡，不能在一起，三只羊也被分为三个部分。现在共产党给我们重新做一家，毛主席真是我们瑶家的太阳”。通过会议，各族人民选出了自己的代表。

乡代表要来区里参加大会的时候，人们给代表们戴上大红花，扛着红旗，敲锣打鼓地一直送到龙英屯。

在三只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各乡代表都认真负责地酝酿、讨论。他们说：“起房子要好木才起得好，自治区也是一样，应该选最好的人来当带头人……。”在这个会上，他们选出了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和委员。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这天，整个三只羊任欢笑，龙英屯被装饰得更加美丽了。在这不到一平方里的场里，聚集了一千多各族人民，庆祝三只羊瑶族自治县的成立。当新任主席、副主席以及委员们在台上出现的时候，几十个儿童直奔到台上向他们献花。这时，全场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主席开始致词：“三只羊瑶族自治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今天胜利闭幕了。”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这次会议听取了三年来民族工作报告以及首长的指示，在团结友爱的气氛中，经过了充分民主的讨论和协商，制订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及施政纲要，选举了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成

立了三只羊瑶族自治区。”

“三只羊各族人民今后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团结，充分发挥一切力量，按照施政纲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个方面，加快速度发展，赶上先进民族的行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话音刚落，人羣的欢呼声、锣鼓声、歌声……响遍整个会场。

会后立刻开始了各种活动，颇有节奏的瑶族铜鼓舞跳起来了，小学生们也表演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各族人民合唱山歌在人丛中扬起：

千年铁树开了花，少数民族当了家；

当了家来作了主，感谢恩人毛主席。

区域自治成立后，民族团结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来往更加密切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山场、土地纠纷也都协商解决了。他们说：“国民党叫我们打冤家，共产党使我们团结成一家。”瑶族袁怀明还主动邀请汉族申南飞等三户共同组成了互助组，这个互助组到了一九五五年发展为包括瑶、僮、汉三个民族一百八十四户的高级社。

区域自治的成立，使三只羊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供销社、邮电所、银行、等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学校也由一九五一年的两所发展到八所，学生也由一百七十九人增至六百九十一人。民族干部也逐渐地培养了出来。这一切，使三只羊为完成民主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铺平了道路。

五、萌芽

一九五二年秋后不久，县里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三只羊，组长是卢宝怡同志。卢同志到龙英屯的第二天，就找农会主席袁绍文、民兵中队长覃文光和袁金贵几人了解情况。他们几人把屯上解放以来的工作和羣众思想情况，都详细地作了介绍。末了，文光补充了一句：“卢同志，我们几人都是刚参加搞工作的，困难很多，今后工作有了你们来指导，那就好得多了。”

“大家都是学习，困难是有的，慢慢克服。我了解情况不多，还希望你们多多帮忙哩！”卢同志往下又说：“党指示要在这里组织互助组进行生产。这里是石区，土地少，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也不少，过去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很苦。现在解放了，生活会逐渐改善的。要过好日子，我们贫苦农民要组织起来，生产上有什么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覃文光听了卢同志的话兴奋的说：“解放那年，大军来到我们这里时，宣传过互助组的好处，当时还不知道怎样搞，一直都在想。现在你们来了，可有办法罗！”

卢同志的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和启发。同时，区里的干部也经常深入群众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过去，这里的群众农忙时节都有互助换工的良好习惯。又经这么一讲一说，大家对组织互助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组织互助组的事也就成为群众关心的了。

从这时起，袁绍文家的庭院就成了群众不约而同的会集地。每天晚上，大家都来这里听工作同志讲互助组的优越性。

文光、绍文几人是屯上的干部。解放前，他们都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长年累月给地主、富农打长短工的穷汉，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好不容易才熬到解放。如果了解他们的话，也许会误认为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呢，其实他们中有的瑶族，有的僮族。在那辛苦煎熬的漫长日月里，他们结成了亲如兄弟的阶级友谊，彼此和睦共处，从不分你是什么民族，我又是什么民族。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这里，文光、绍文他们积极协助大军消灭土匪、特务，与大军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接受了许多新鲜东西。从那时起，不论是解放军还是工作队叫作什么，不管是烈日当空或是遇到暴风骤雨，工作多么艰巨，他们从不推辞，随叫随到，完满地完成任务。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文光、金贵几人早已会集在绍文家里，商议成立互助组的事。文光说：“我们几户都是邻居邻舍，互相都了解，先搞个互助组吧！”

“好是好，就是怕没有地可种。”绍文说。

“照你说，没有地就不用干活了？卢同志不是说，我们贫雇农无地少地的多，要改善生活，就得组织起来，我赞成搞个组。”金贵大声嚷道。其他的人也无反对意见。文光、绍文、金贵、袁卜补、覃玉兴、廖天开六户贫雇农组织起来的龙英第一个互助组就此诞生了。

这六户打开了第一炮，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他们只有几亩山地，耕牛农具更谈不上齐全。可是，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有党的领导和支持，互助组一定会办得好。

为了发展生产，大家走向幸福的生活，金贵主动地劝说中农袁老高参加互助组。不料，老高对金贵的好意却不理解瞪着大眼说：“你们组里尽是穷汉，拿什么东西参加互助组，还不是想靠我的土地养活你们。我老高土地多，耕牛农具样样全，用不着参加，我自己搞也有吃的。”金贵受了这迎头一棒，跑了回去。六户贫雇农就这样白手起家搞了起来。

老高不参加互助组也不觉奇怪，他有几亩好地，解放前请过好些长工。家里养着大口大猪。空闲时每月熬上一、二锅酒，他的酒既不挑上圩卖，也不叫人来买，等圩上的

酒卖完了，需酒的人不得不找上门来，他的酒价就比圩上的高多了，要是你说个“贵”字，也许会空瓶而归。青黄不接时，人家稀饭都喝不上，他还留有三年的老粮。老高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可就是家里老是冷冷清清的，只有老两口，添一丁，死一个。现在，他明知自己地多又没有劳动力，可就是不愿入互助组，怕别人占了他的便宜。他还想过雇工剥削的老日子呢。

再说组织起来的六户贫雇农，生产和生活都有困难。六户中没有一户的生产工具是齐全的，不是缺这，就是少那，口粮都有困难，而大年又快来到。文光、绍文也了解组员的思想，把情况反映到工作组后，人民政府及时发放了救济和贷款，组员们利用救济和贷款发展了生产。人人生产情绪高，冬天，石山地区气候寒冷，寒风凛冽，可组员们照样早出晚归，下地刮冬草，往年单干时，那有这么积极的，这年却提前了十天。

过了春节，组员们闹着春耕生产。以往种玉米时，才潦草翻一次地，有的按老规矩连个坑放下种子就了事，所以产量一直很低。互助组成立后，就改变了耕作技术，过去没有积肥习惯，如今组员们响应政府号召，户户都清理牛栏、猪栏，祖祖辈辈不曾动过的沟泥也挖了出来，清早单干户还睡得呼呼叫，作着黄梁梦的时候，六户组员早已在地里干活了。那年每亩地放了廿担肥，比单干时增加了几倍，又培土两次。组员们说：“今年保准丰收。”

秋收到了，组员们欢乐地唱着丰收山歌，一边摘长得象珍珠一样饱满光亮的玉米。组员们的预言没错，互助组成立的第一年获得了丰收，平均亩产三百斤，比单干时增产二百斤，比中农老高的好地还多产一百斤。金贵分得一千三百斤，比单干时增加收入一千斤。其他五户也增产了。

大家看到了互助组的好处，都来瞧秤秆分劳动果实，老高听到喧腾的热闹声，也来看稀罕。在秤秆的金贵见老高，有意向老高将一军：“老高，今年玉米丰收了！比我们增产多少？”问得老高头也不敢抬，只是点头说了句“还是你们好。”就溜了。在场分玉米的人都大笑起来。

村上的群众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这六户贫农。有的人见到他们都说好话，要求参加他们的互助组。

文光等六户成立组后，村上群众也组成了两个互助组。一个是中农袁炳山领导的，共九户人；另一组有八户，其中四户是富裕户，论起生产条件，这两个组都有好地，耕牛农具也齐全，肥料也多。按理说一定会增产了。可是事情偏偏不是这样，这两组的富裕户家底厚，私心眼多，总怕自己吃亏，生产不着力。秋后产量一过秤，好地和贫瘠的山地亩产一个样。难怪人们说，这是他们自由出工的“优越”。袁炳山组的七户贫农要

求退出，转入文光的互助组，炳山和袁太章两户中农一想，都退出去的话，活路无法干了，于是提出全组加入。文光等六户也考虑到，团结起来对生产有利，大家都没有异议。这样，六户贫农的互助组扩大到十五户，新老组员一致选举覃文光当组长。这是一九五三年深秋八月的事。

覃文光常年互助组成立后，实行了合理评工记分，劳动力统一安排，加上春季完成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得了田地，组员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天刚刚亮就起来积肥。这山区，草木树叶多的是，过去谁也不知道去利用这些现成的肥料，工作组介绍后才在这年破天荒第一次利用起来。坡地上堆满了互助组的肥，好象小山丘一样。每亩玉米地施肥卅多担，又培土二次。水肥充足，玉米长得又高又粗，宰场里、山坡上绿油油一片，又是一次大丰收。

眼看丰收在望，不料三月下旬来了个大虫灾。

算好，这次农民组织起来了。大家一致行动起来，有的拿竹夹子，有的用树叶包了放到桶里。人多手多，又快，只经十多天的战斗，全面扑灭了害虫，仅捉回来的就有几十斤，杀死在地里的还不算。组员们还主动帮助单干户除虫。

这场除虫战斗取得了巨大成绩，充分体现了互助组的优越性，组员们说：“要是没有共产党领导我们组织起来，怎能扑灭得了这么严重的虫灾。”

龙英屯覃文光互助组的声誉远近闻名，成为全区互助合作运动的一面旗帜。区里特地召开了会议，把他们的良好经验介绍出去。

六、道路越走越宽

一九五四年冬的一天，覃文光还是和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的劳碌回家吃饭的时候，夜幕就开始笼罩茅场了。他刚刚端起饭碗，区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就来通知，叫他和袁善有、覃绍凤三人明天到县里办社训练班学习。他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这种兴奋，还不光是因为他自己有机会去学习的缘故，更主要的是，这次学习就是为实现群众的，尤其是他和善有等人日夜盼望的愿望打下现实的基础。他狼吞虎咽地结束了一餐饭，丢下碗就去找善有和绍凤去了。

好事传千里，这消息不胫而走，不一会，人人都知道了。这天晚上，人羣纷纷涌到文光家，大伙吱吱喳喳谈个不休，嘱咐文光到县里一定代他们提出大家的共同心愿：这次一定要转社，而且争取第一个转。

在训练班里学习，他们三人就凭有了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这一阶段的实践体验，对合作化的优越性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可是他们还是努力地学习着，虽则他们文化低，

然而学习劲头很足。因为他们打算并不是一般的转社，而是要把合作社办的最好，要比别乡先办起来。正如羣众对他们说的：互助组是我们带头搞起来的，合作社我们也要第一个办，保持我们的光荣，永远做全区的先锋。

一天晚上，县长把文光、善有、绍凤三人找到他房里。县长和藹地说：“县委支持你们的要求，决定秋后让你们第一批转社，做三只羊的榜样，带动全区走上合作化道路。”他稍停一下，若有所思地望着文光，又继续说：“覃文光同志：你们第一批转社，是最光荣的，困难也是最多的，相信你们能打响第一炮。”他把目光转到坐在旁边的县委会的同志，兼作介绍的说：“县委派这位陈同志明天和你们一道回去，具体帮助你们转社。”

第二天，他们四人天一亮就离开了县委会。在路上，虽然陈同志和文光三人不断谈话，但是他们的脚步还是走的比往常更快，因为他们很想把这好消息尽快地告诉羣众，把社早日办起来。

回到家的当天晚上，他们与几个干部作了具体研究，决定次日晚召开羣众大会。消息传得真快，喇叭筒还没有广播，羣众已吃完了晚饭，来到了场地上。这次来的人特别多，来慢些的人只好站在外边。文光把县里批准转社的消息和参观潭林高级社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传达后，顿时，会场上沸腾起来了，大家在议论着自己办社的事。文光几人费了很大力气才使会场静下来。他最后说：“办社是大家的事，要靠大家来搞。这是前人没有搞过的，是新鲜事。大家要好好考虑，入社自愿……。”会开到深夜才散。

对于办社，大家的劲头都很大，一连几晚都集中在一起学习社章，有疑问就提出来请建社工作组的陈同志解答。经过学习，羣众对合作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都说合作社比互助组更好。报名入社时，覃文光互助组除中农袁炳山没有报名外，都入了社，还有另外八户，共二十二户。在这当中，贫农是最坚决的，占绝大多数。一些中农也表示愿意参加，共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双喜临门。文光、善有、绍文等几人，解放以来，工作一贯积极，觉悟提高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建达乡第一个党支部诞生了。党的这个基层组织领导着各族人民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前进。

再说老中农袁老高，成立互助组时他不参加，春耕生产赶不上，还是互助组帮他干了几天的活，才把庄稼种上。这次人家入社，他不报名，也不来开会。干部体贴他俩老口，年迈又无子女在身边，好心一意劝他入社，通过他女婿袁世好耐心劝说，老高才答应入社。入社后的那些天，老高总和他老伴到屋外看他那块地，担心田基被社里犁掉，社里为了耕作方便，正好把老高不愿犁掉的田基犁掉了，这下可引起了老高的怒火，初

则消极抵抗，拒不出工，后则来社里大吵大闹，执意要退社。社长文光三番五次劝说无效，只好答应他退社。老高退社对合作社无何影响，他却有了“老顽固”的外号。

社员们的生产干劲很大，春耕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天还蒙蒙亮，已有往地里送肥的，在犁地的，锄地的。社里人多力量大，干起活来真快，往年清明节时玉米还未种完，现在社员只花了二十天就把玉米种完了，大大提早了种植季节。社里的玉米是采用合理密植，而单干户还是按老规格，种得稀稀疏疏的。论起积肥来，社员们各家各户的牛栏、猪栏都收掇得干干净净，屋前屋后的沟坭和杂草锄得光光的，除家肥外，还有绿肥，草木灰等，每亩放三十担以上，培土二次。单干户的玉米地，只在种时放了几担基肥，以后就再无力施肥了，培土也只是潦草刮一次，水肥不足，玉米苗萎靡瘦小，和农业社茁壮的玉米地成为明显的对照，一边是绿油油的，一边是澄黄黄的。

经过全体社员和社干部的辛勤劳动，这一年获得了大好收成。平均亩产三百五十斤，比互助组增加了五十斤，袁卜补那亩地，往年才收三百五十斤，这年打得五百一十斤，增产一百六十斤。社长覃文光分得玉米七百六十斤，谷子八百斤，红茹、豆类好几百斤，家里还养了两头大肥猪，全家三口人，每人添了两套衣服，还置了棉被、蚊帐各一床。社里利用政府发放的三百六十元贷款发展副业，年底每户分得十六元红利。全社的社员都比往年增加了收入，生活更富裕了。

中农袁炳山不入社是有他自己的算盘的。他家有九亩好地，二十多亩山地、荒地，可他只有两个劳动力，解放初期还雇了一些短工。互助组时大家都入组了，没工可雇，那时还是各种各收，还可以过得去，他便勉强入了组。现在的初级社呢，土地要入股，耕牛、农具要评价入社，心里就不愿意，加上他未改的吊儿郎当的习气，生产很不落力，怕入社减少收入，竟说：“三只羊生活苦，不如宜山好，那里还没有办社，又有好田，生活过得更好。”于是，他带着全部家财，移居到宜山县龙头去了。可是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合作化运动，宜山县也一样。袁炳山在龙头不务正业，成天东游西荡，玩鸟过日子。日子久了，带去的家财全部变卖光，连一头大水牛也卖掉了。这就是坚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场。

龙英初级社的生产成绩是突出的，成为三只羊区合作化运动的一面先进旗帜，县委奖给一架玉米脱粒机，两架耙和其它农具，区里还奖给了一头大公猪。社长覃文光还被聘为办社辅导员，到别的乡去介绍经验，帮助新社办好。文光和善有还被县里评为劳动模范，得到奖励。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龙英农业生产合作社就以事实告诉了人们：合作社具有互助组所不能比疑的优越性。朝着党所指引的合作化道路前进，就会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

七、阳关大道 更进一步

一九五五年秋天，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了。这指路明灯普照大地，也照亮了三只羊地区。各族人民欢喜若狂，奔走相告。人们三人一羣，五人一堆的在商量着转高级社的事。

腊月天，可沒一点寒意。为成立高级社，村村寨寨，乡乡社社，披红挂绿，張灯结彩，羣众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转社的意义、好处、办法……人人清楚明白。社员们、单干户们都等耐不得，要求入高级社的决心书、申请书，从四面八方飞到区委会，有的人一连写了好几張决心书，有的甚至派出代表亲自到区里請求转社。

党对山区少数民族人民迫切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愿，给予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一九五六年春雷响的时候，三只羊山区相继建立了十一个高级社，参加的农户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瑶族人民历来公有的社庙林地，暂不评价入社，自养的牛羊家畜亦给予适当的照顾。三只羊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高级社刚成立，各族社员便投入了春耕生产运动。那股欢腾的劲头把这山区搅得个热气腾腾。社员们翻起了沉睡千年的老肥泥，一担担的送到地里，各社平均每亩放肥在五十担上下。往年人们还在串门聊天，或是准备春耕，而今年普遍把玉米播种季节提前了十五天，近四千亩山地采取了合理密植。世代沒有种过的小麦也第一次在山区长出来了。社员们大胆地利用高级社的优越条件，改进技术，要山地为人们长出更多的粮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财富。

八、考 驗

辛勤的劳动，使山坡、鼻場上长出了一片绿油油的庄稼，五月天刚到，玉米就已开花吐穗了。丰收在望。社员们在内心里发出了欢笑。正在这时候，老天偏偏一连几个礼拜不下雨，太阳炙热，石头都要冒火了，眼看成千上万亩的玉米就要枯萎，各族人民的心是多么焦急呵！难道还能象过去那样杀牛祭鬼，求天保佑吗？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庄稼枯死吗？不能，当然不能。党向各族人民提出了“挑水抗旱，与天爭粮，天不下雨要丰产”的号召。五千六百多各族社员立即行动起来，向干旱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斗争。党团员带头上阵，劳动大军日夜奋战，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

人们每早一起床就到屋外遥望山天相连的地方，期望久旱之后能有一場大雨，解救干渴的庄稼。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可是万里晴空，连一片乌云也沒有，太阳仍然象一个大火盆烘烤着大地和庄稼，鼻場里的山塘、水井都要干涸了，怎么办？人民的智慧

是无穷无尽的。在这困难关头，党一面组织人力找水源，挑水灌苗；一面派人挖湿泥，砍树叶来复盖玉米根。每天破晓，山上、塄场里人声喧腾，行人来来往往。在人流里，有十多岁的小学生，有上了年纪的老爷爷，机关干部、学校的老师也投入了抗旱斗争，给群众很大鼓舞，社员们说：“毛主席的干部真好，又领导我们山区各族人民生产，改善生活，又和我们一起抗旱，处处为我们少数民族着想。国民党统治时的乡、保、甲长成天想的就是如何剥削和压迫我们，见他们下村，我们就怕了。”大伙的劲头可足哩，小伙子们一担要挑四、六筐。

经过几十天的搏斗，英雄的人民总算治服了老天，抢救了三千多亩受旱庄稼。遇到这种少有的旱灾，虽然使一些人家的收入减少了，可是，也有的人家增产了，象加海村亩产达到三百二十九斤，比上一年还有增产。

活生生的事实，使山区人民树立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人们从心底里发出“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要是没有合作化，这年的大旱恐怕连玉米种籽也收不回来，成千上万的人又要家破人亡，流落他乡了。”

九、反破坏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三只羊的地、富、反、坏分子也利用严重灾害而减产的事情，加以夸大污蔑，破坏合作化，妄图恢复资本主义社会。说什么“合作化搞糟了，造成减产。”有的利用小恩小惠拉拢落后社员闹退社，有的甚至公开进行反攻倒算，把合作社的玉米地犁去种上另一种作物。三只羊的上空顿时卷起了一片乌云，少数被蒙骗的社员退出了合作社，许多社员也在动摇徘徊，看不清去路。

就在这个时候，往日受尽苦难折磨的贫苦农民看得很清楚。他们从解放后的一连串亲身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光明大道，才有幸福生活。因此，当牛鬼蛇神出洞的时候，他们就三三两两的串连起来，监视敌人的活动，揭穿敌人的阴谋，坚持合作化阵地。六闹社的九户贫农就是无数个“风吹雨打也不散”的一个合作社。他们团结一致，开荒生产，大搞副业，力争自救，坚持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

八月间，在党的领导下，三只羊各族人民全面展开了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斗争，社里、乡里、区里大会小会一个跟着一个召开，广大贫苦农民投入了这场战斗。龙房社过去受苦是深的袁理明，一连跑到几个乡去收集材料参加斗争。人们对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年的大旱还记忆犹新，千多人离乡背井，多少人在外地抛尸露骨。而一九五六年